

回家

陳懷台

「快回電話，家裏出事了！」

一月底的星期日，我參加彌撒後回到華盛頓的辦公室加班時，聽到孫女奶媽的電話留言，這時手機也響個不停；外子、大女兒小愛、二女兒小望都通知我，在康乃爾大學法學院就讀的三女兒小信進了急診室——腦膜炎。我聽到這消息，馬上跳上車子往紐約衝，心裏一直在喊著「媽媽來了，不怕，乖孩子，媽媽來了！」每年我都聽到大學裡感染到流行性腦膜炎死掉幾個學生，難道今年輪到了我家？我好害怕，拼命求天主保佑我的寶貝女兒。

到康乃爾大學要經過山路。天已黑，又下著雪，路線看不清楚，山路彎曲，我好擔心自己先死於車禍。我說：「主，幫我，我怕！」路邊就出現一輛卡車，開在我前面導航，我緊緊跟著；卡車開得很快，我跟不上，不久又落單了；接著又來一輛卡車，讓我跟在後面。我就這樣一路跟著卡車開了七個小時，到達醫院時訪客時間已過，我告訴警衛我是從華盛頓來看我的女兒的，他們才讓我進去。小信很清醒，發著高燒，頭非常痛。我就陪伴在旁。醫生說她骨髓裏沒有細菌，可能是濾過性病毒感染，過幾天就會好。

可是她燒得很高，不像濾過性病毒，過了兩天，燒不退，醫生才開始注射全面性抗生素。照理說，抗生素二十四小時會生效，不料又過了兩天，病情反而更為惡化；小信說她瞎了，什麼也看不見。她的眼睛不會轉動，我慌忙打電話問大女兒小愛，她是眼科醫生，她說那是中樞神經壞了，很嚴重。不久，我聽到小信慘叫一聲，就開始抽筋，兩眼翻白，來幫忙的護士緩緩地說：「這種病就是這個樣子。」我氣得大喊：「馬上找腦科專家來！」等了兩個小時，專家才到。他看了兩眼，就決定轉院，要把小信運到北上兩個小時的Rochester醫院。

救護車到時，小信已經陷入昏迷，我心焦如焚，嚇得半死，想不到會這麼嚴重。這一個星期的醫院治療一點用都沒有，反而延誤了病情，我早就該堅持轉院，我真該死！

坐在救護車前面，很感激女駕駛在雪中飛快地開，路上車子紛紛讓路。我一直抓著唸珠，求天主及露德聖母救小信。他們曾發奇蹟救過小信一次，我求天主再顯一次奇蹟吧！

那是二十年前，小信只有四歲。我請了一位墨西哥婦女在家裏看孩子，我全職在醫院上班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從醫院市中心的門診部開完會要回總醫院，车子在高速公路上奔馳，路經到我家的出口時，有一個聲音叫我「回家！」我心想，我的工作很忙，而且再三個小時就下班了，為什麼我要現在回家？但我還是聽從了心中的呼叫，車盤一轉，下了高速公路往家裏開。一進家門就聽到小信用顫抖的聲音叫：「媽媽！」我知道事情不妙，馬上跑進去，我嚇呆了！小信的大腿全部是水泡，有的像吹了氣球一樣大，我馬上用冰塊急救，並送她去醫院。急救的醫生要護士來調查肇事的原因，小信說墨婦拿一壺燒開的水，倒在碗裏沖生力麵，碗打翻了，熱水倒在小信的腿上，墨婦一慌，鬆手又把整個茶壺掉在信兒腿上，

墨婦不會急救，只把小信放在沙發上睡，自己去廚房吃飯。要不是天主叫我「回家」，再過三個小時不急救，後果一定不堪設想。我當時氣得不得了，小信忍住疼痛為墨婦求情：「媽媽，你不要開除她，是我要吃生力麵的！」小小年紀，她的愛心竟顯露無遺。

過了幾天，醫生要剪皮，非常疼痛；我抱著小信一起唸天主經。她每哀叫一聲，我們就重頭再唸，結果天主經一遍都沒能唸完，因為她不斷地哀叫。我抱著孩子向露德聖母求治癒。

小信的傷口比正常的皮膚要低半寸，很可怕。我問醫院的燒傷專家醫師，他說就算肉長回來，除了會有疤痕外，皮膚也會是白色的，沒有色素，因為色素細胞已經全毀了，傷口太大，好的細胞長不過來。可是，小信恢復神速，長出來的皮膚和原來的一模一樣，沒有任何疤痕。我們回去診所複診時，醫生對護士說：「你拿錯了病歷，恢復得這麼好，這不可能！」護士笑笑說：「沒拿錯，我記得她們母女倆抱在一起唸天主經。」

小信長大後，一直保持她的愛心及善良。她沒有錢，就捐血，捐頭髮；把自己花了數月畫的油畫送給姐姐們做生日禮物。小學時替同學調解糾紛，高中時在少年自殺線做聽線生，在大學時更是同學們的戀愛顧問。她曾問我：「媽媽，如果我做一個不賺錢的律師，你會不會失望？」我知道她有志伸張正義，打抱不平，真是一個好孩子。想到這些，我心裏不禁害怕起來，我怕小信的靈魂太完美了，天主會來收回她，就像聖女小德蘭一樣，才二十歲出頭就去世了；我向天主懇求，可憐可憐我吧，不要把我的孩子帶走，我捨不得她離開我。

救護車到達醫院不久，大女兒抱著不滿兩個月的嬰兒也從波士頓趕到。她把嬰孩放在旅館由外子照顧，自己就留在醫院和其他醫生一起會診。她把妹妹的病歷用電郵送到她丈夫服務的哈佛醫院，請腦科專家研究。我則把她擠出來的母乳送到旅館餵小孫女。孫女好像知道家裏出事，哭得半死，我們也不敢告訴她媽媽。

我在孩子身旁努力保持堅強，只有在離開病房回旅館的路上才敢掉眼淚。有一天我在哭時，主對我說：「即使小信死了，我也會幫你度過。」我好生氣，我說：「我不要你幫我度過，不許讓她死！我絕對不會原諒你的！」主沒有回答。我想到張景風神父曾對我說：「天主要你快樂。」我就威脅天主說：「如果你讓我女兒死，我就永遠不再快樂。」主還是沒有回答；這使我想到了幾年前，有一天我在洛杉磯的家對天主說：「這個家真漂亮，我好喜歡。」主說：「你會離開。」我馬上哀求：「我不要離開！」主沒有回答。過了幾個月，我被調到華盛頓，隻身離開那美輪美奐的房子，以後也沒有機會再搬回去住。每當主說話，沒有我商量的餘地，主說了算，也必然實現。這件事我不敢告訴家人及朋友，怕他們放棄為小信祈禱。我一直安慰自己，主說「即使」，那只是一個假設詞，不一定會發生，我還有希望。

我不理解天主，祂既然這麼愛小信，為什麼讓她病成這樣？一位神父對我說，疾病不是從天主來的。那麼是從哪裏來？從魔鬼來的嗎？想到這裏，我非常自責，那是幾年前，有一天我對主說：「我要報仇！」主說：「報仇是我的事，不是你的事。」我很生氣，我說：「你不會替我報仇，就算是仇人把我殺了，你也會去原諒那殺人兇手。」要報仇，找天主沒用，要找魔鬼。天主幫我是不用酬勞的，天主會白白地給；可是，魔鬼就不會這麼簡單

了。我在想魔鬼要什麼呢？要錢嗎？有一個恐怖的思想進入我的腦海——要你的女兒！我嚇死了。趕快說：「不行，不行！我不要報仇了。」過了不多久，我的兩個仇人，一個辭職，一個降職，我好稱心！現在女兒在死亡的邊緣，是魔鬼來討我的女兒嗎？主，請你罰我吧！饒了小信，讓我背所有的十字架。魔鬼要一條命，拿我的去吧！小信要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

小信昏迷前，告訴我她看不見了。轉院後幾天，眼科醫生來檢查，小愛在場，她也是眼科醫生。醫生檢查後，她借了儀器，也做了檢查。兩個醫生會商後，她沉重地對我說，小信還是瞎的，已經失明十二天，太久了，可能不會復原。我放聲大哭，氣得罵天主：「你聾了嗎？那麼多人求你，獻彌撒，點蠟燭，你聽不見嗎？」小愛嚇死了，連連說：「媽，我們不能得罪天主，我們只能求祂。」「我不管，我犯罪，找我算帳好了，為什麼害我的女兒？」事後，我冷靜下來，對主說：「瞎子也好，植物人也好，讓她活著吧，讓我帶她回家。」

小信情況轉惡，中樞神經失去作用，體溫降到和死人一樣得冰冷，呼吸減慢下來，終於護士發出藍色緊急訊號（CODE BLUE），六位醫護人員衝進來搶救。我馬上打電話給回旅館休息的小愛，她一聽就哭了，沒用！我掛掉電話拼命求天主：「救命呀！主！救命！」小信又開始呼吸，氧氣指標緩緩上升，醫護人員鬆一口氣，微笑著離開了病房。我呆立一旁望著險死的女兒，生命是如此脆弱，生與死只有一線間。一霎那我好無助，全靠天主了。

醫院建議找神父來行終傅。雖然小信說過她不要終傅，她不想死，但我覺得我有責任做準備；來的是教區的蒙席，小信不能辦告解，他用聖水灑在小信身上，嘴裏默唸著：「我全赦你的罪。」我好難過，但在悲傷中感到平安、心懷感激，就像主說的：「我會支持你。」赦罪後，神父送聖體給我及小愛，我問昏迷的小信要不要領聖體，她居然點了點頭。神父把針尖般小的聖體送到她的口裏，以免她噙到。神父走後，眼科醫生再來檢查，查後告訴小愛「小信復明了，視線為 20/20」，小愛馬上自己檢查驗證；我不敢相信，聖經上瞎子復明的奇蹟就這樣在我眼前重演。我很慚愧自己失去信德又咒罵了天主。感謝天主大量，不計小人過。

崇哥從台灣一直來電話關心小信，崇哥也通知福建的榕姊，崇哥說，我們要圍成一個磁場保護小信，他說阿偉（崇哥的兒子）死得太突然，我們沒有機會保護他。阿偉是在二十四年前，從學校回家的路上被車撞死的，至今是崇哥第一次提到他的兒子。榕姊也從福建打電話來，要寄錢給小信買水果。我心想人都昏迷了，還吃什麼水果？我看姊姊這麼關心，就說：「你可以幫忙，請你馬上去福建玫瑰山莊去祈求聖母。」我也對崇哥說：「快去宜蘭礁溪聖母山求奇蹟。」他們在台灣、福建祈求聖母，我在美國發動所有的朋友一起祈禱。就這樣圍成了一個磁場來保護小信。

當二女兒小望及小信的表姊、表姊夫趕到時，我趁這個機會把小信交給他們陪，自己趕到小信的大學公寓收拾東西搬家。小信已休學，回不去了。看到小信的房間亂得像颶過一場龍捲風似的，書本、茶杯滿地都是，廚房堆滿了垃圾，我看得出她在病前的掙扎。可憐的

孩子，法學院不是好唸的，我以為我的責任只在付錢，花了錢就算好媽媽，一心在等待她五月份拿法學博士光耀我；想不到她讀得這麼辛苦，拼著命去讀，現在一切都沒了——大學四年，法學院三年，共花了四十萬，化為灰燼，只求保住一條命。

正在難過時電話響了，二女兒在電話中尖叫：「媽媽！」我心想完了，我最害怕的時刻終於來到；我手發抖，腿發軟，屏息靜聽，「小信起來，走了三步！」二女兒還在叫，我不敢相信——不但醒來，還會走路？電話又響了，是榕姊從福建打來，她從玫瑰山莊出來正坐車回家，她說：「我跪了半個小時，修女把我拉起來，我捐了一千人民幣。」我把她的話打斷：「姊姊，聖母發顯了奇蹟，小信起來，還走了三步。」她半聲不響，然後說：「真的嗎？」我說：「真的，聖母聽到你的祈禱。」姊姊說：「妳表姐的丈夫是基督教，常愛說奇蹟。」我說：「你不用聽別人說了，現在你自己經歷到了！」她重複一句：「我自己經歷到了？」我們太高興了，榕姊和崇哥都不是教友，為了小信，遠途跋涉，長跪聖母；親人就是親人。

哈佛的神經科專家會診後，建議給小信全身掃描找腫瘤，結果在卵巢找到三公分的腫瘤，立刻決定切除。小信的診斷改為「腫瘤引發自免疫性腦炎」。醫院馬上用大量的激素壓制免疫系統。開刀後，小信很快地好轉過來。過了兩個星期就出院，帶著步行器、尿布，及一大包的藥瓶。

我們回到華盛頓，回想住院的三十五天，好像逃過一場浩劫，撿回兩條命。對天主除了感謝外還是感謝。對往後的日子，無所需求，活著就好了。

小信神速恢復，三個月的復健，只進行了四個禮拜，醫生就說不用再來了。我們到全國最著名的 Johns Hopkins 自免疫癥診所看診，專家說小信的徵狀完全符合自免疫性腦炎，但活下來的病人都昏迷數月，醒後要漫長的時間復原。他說：「我不知道你的女兒為什麼會恢復得這麼快。」我心想：「我知道。」對有信德的人無須解釋；對沒有信德的，無法解釋。

扶著女兒，我們走出診所。回家！

註：小信在六個月後補完學分，正式拿到了康乃爾大學的法學博士，現就業於紐約 Sullivan & Cromwell 國際律師事務團——上主賜我鴻恩，我將何以為報！

（華盛頓 來稿）